

謫  
磨  
堂  
遺  
集

戴君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亡友戴君卒於江寧其年七月海寧唐仁壽攜君柩還  
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烏程施補華葬君仁王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  
而近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自曾祖某始遷居  
郡城祖銘金以詩名嘉道間有三子皆俊才伯叔早殞仲氏福謙道光丁  
酉舉人君之父也君生四歲父歿于京師君曾祖年逾八十祖五十餘尙  
存母及諸母皆寡二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讀  
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續矣夫何曾祖與祖相繼奄芻家貧歲飢  
無所依賴於是君挾策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向嘔  
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烏程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以爲師而友

丁君及予晨夕淬厲十數年不懈君學凡三變始好爲辭章繼讀博野顏氏元之書則求顏氏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矣而請業焉通知聲音訓詁經師家法復從宋先生翔鳳授公羊春秋遂擊精覃思疇志治經君之學幾有成矣而庚申之亂作君乃奉母避城南東林山久之大困無所得食有至戚官閩中母數命君往不獲已以辛酉入閩

今上初元君復自閩中歸將迎其母聞湖州已陷則仰天長號僵仆絕氣復忍死出入豺虎之叢徧求母之所在莫行晝伏神咨鬼誡淹旬滯月迄無所遇嘗遇予山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來省其祖父之墓復與相見已而旅食蘇州旋至江甯寓屋火猝發墻圯幸不死曾文正公聞其名憫之始延之校所刻書君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每寄書來述所

忠苦然處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中終不廢學學日益進大江南北耆儒  
魁碩交相稱許時兵事大定文治聿修自公卿以至將帥咸慕儒術皆將  
稱道程朱比蹤孔孟而君所講習又與世違異伏處鬱鬱冀有能纂述成  
戴氏論語注二十卷證文四卷輯顏氏學記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又  
爲古文尙書述屬稿未半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江甯數病病稍間卽改  
所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乎  
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  
于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成就又有是豈于此有所予必于  
彼有所奪耶在昔學人困厄顛沛亦未有得之至此極者何獨於君適際  
是艱耶三世煢煢望於君者何如而君則旣歿矣君學術及他行事不備

書書其苦心憂志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

○

二

度  
兩  
續

傳

戴先生望字子高湖州德清人個儻有大志初致力於考據詞章學繼從陳碩甫宋于廷游通知西漢經師家法嘗本劉先生述何宋先生發微說以公羊義例釋論語成論語注二十卷其自序曰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既不行當留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譌微言述至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考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

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  
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惟已後漢  
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次相半劭公爲公羊  
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  
痛也魏時鄭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  
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  
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  
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乃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  
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  
願其書皆約舉大都而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

十卷皆彙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情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爾又以顏元李燾學主實用竟湮沒不彰條其言行及師承成顏氏學記十卷其自序曰望年十四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



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遊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闢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搗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焉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

喬氏以簿錄遺搃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  
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  
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穀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  
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  
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  
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  
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  
人之道猶或沿流忘源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願  
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  
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

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

世之知德君子蓋先生治學嫉視宋儒有若大敵

先生雖嫉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詩有曰艱危觸處見經

路周漢而遠有幾人怪雨盲風江由西漢之微言上窺三代教學成法先生

有一詩云蓋先生之學有二派一爲實心大小莊亦有北方顏李學天衢朝

經學而施殆師淑常州莊氏者與先生於莊氏之書片言雙字皆珍重之

悟迴然於吾生之晚不獲侍先生也蓋劉宋皆莊氏之弟子當此時湘

軍甫克金陵公卿慕儒術者多僞託宋學以投時尙博聲譽先生壯罹兵

阨客游江南其所講肄多與世違一時卿士大夫雖躋先生雅才之右及

論學輒悟語不相合而先生特立獨行竟以此不克伸其志常繪夢隱圖

以見意然先生非無意時事者潛心兵農禮樂之學曉然於民生利病所

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國政之失平嘗謂舜禹有天下咸與天下共之未嘗

以己意與其間

論語魏視乎二節注文

又謂毀生於造惡譽生於造好惟驗以民言

斯好惡出於公

論語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注文

其精理粹言一於論語注發其微迫及

晚年日茹口口之痛謂後世兵不知學斯盜賊夷狄角逐於天下

注仲伊握奇圖

序解喜誦薑齋亭林遺書以發揚幽潛爲己任

齊作亭林像贊稱爲明職方又曰後之君子稱新朝處土

焉按於明儒書刊禁目者博采旁收隻字片言珍若拱璧

如廣陽雜記類

謂觀其遺物輒悠然有故國之思

記明地山人翠

尤留心明末野史獲書數十種

擬網羅故失輯爲續明史一書

蓋以近世所輯明季史書無一直接而爲此書也惜有志

未逮僅成記蔡氏二列士數篇蓋先生瞻懷勝國有明季遺民之風慨冠

帶之沈淪

劉戢山祠堂時云冠帶遂沈淪

昭陽秋之直筆

魯王廟詩曰儒法陽秋筆書王米敢刪

尤嫉親湘

軍諸將帥方張汶祥刺馬新貽先生適居金陵聞其報拍案稱善目汶祥  
爲英傑嗚乎此可以觀先生之志矣

先生於亭林及闡古古之  
業皆別求原本以校之

先生善談

辯精校勘於書工小篆於詩工五言惜遽隕天年未盡厥才卒於同治十  
二年年僅三十有五妻凌氏無子其所作書尙有管子校正謫鑾堂文集

若干卷

聞尙有古文尙  
書說精未成書

劉光漢曰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制久湮  
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爲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  
啟之一爲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  
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闕六藝家法不復以章句  
名物爲學凡經義晦蝕者皆一一發其指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

况復明華夏之防茹口口之悲螿居雜誦不欲以曲學進身亮節高風上  
躋顏李豈若近儒詎麟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

謫慶堂遺集叙目

文一 十三篇

文二 十五篇

詩一 七十五篇

詩二 一百三十五篇

此文及詩大凡二百三十八篇亡友德清戴君子高遺集也君於學治公羊春秋堂曰謫慶所自名也今以名其集君注書有論語注管子校正顏氏學記既得潘伯寅侍郎李仲約學士朱修伯太常及孫澂之胡練溪諸君先後爲之刊行刊論語注成歲在辛未余方入都居同歲生胡甘伯寓屋同里沈容之亦主其家容之銳志力學師事甘伯爲聲音訓故之學病

咯血甚猶手小徐繫傳偃臥吾伊不肯止余與甘伯數勸少休適君自江  
寧寄所注書來容之急起持一本去窮日夜讀終卷大呼謂余曰若能生  
還乞爲我致書戴君當走江南遠相見辭未畢嘔血盈升余驚且慰曰子  
母然膏火自焚處不材全天年弗爲儒殺身也其年夏容之病良已秋遂  
附海舶歸明年余亦求得末秩將之江西乞假省墓甫抵家容之來視余  
期送余杭州而往江寧余乃爲書述意不十日容之疴作暴卒泊余至杭  
州甘伯訃又至其卒也先容之一日旣爲位以哭亟作書告君未幾得君  
書則言病危苦狀恐爲甘伯容之之續字迹黯淡異往日余方爲隱憂而  
君竟以癸酉二月卒矣甘伯長余四年君少於余十年容之且少于君八  
年自遭寇難故交零落竊念諸君壯歲強力孟晉迨羣靡可隅域今兩載



中又喪其三畱余後死掇拾殘編滋益悲悼抑志擬天地果不祥耶君性不諧俗寡交遊足跡不越大江以北然當世賢士大夫多識君見君所論著推服無異辭雖遇困阨年壽不永視坎坷終身姓氏不出閭巷者尤有幸也編遺集成刻於江西吳筠軒觀察繆芷汀都轉王松谿大令聞之咸助之資皆知君學行未見君者并書之光緒元年大歲在乙亥冬十有二月會稽趙之謙

謫磨堂遺集

文一

德清戴望

注論語叙

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既不  
行當畱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  
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述至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  
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  
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  
兩篇而河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攷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  
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

相近是一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  
去不可得見恠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  
存次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  
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  
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  
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淪於異端斯  
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迺  
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  
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  
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彙摭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

遺助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情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爾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開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譌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

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昇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範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窺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搆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焉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搆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搆書

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尖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子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箸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

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己巳六月辛亥日戴望自序

國朝師儒表序

揚雄氏有言羣言淆亂衷諸聖聖人之道存乎六經天縱素王端門受命  
暴秦毀制幾喪斯文仲舒明書上承孟氏羣儒踵起以光漢德家學師範  
罔所失隊魏晉而降清言名理泯泯莽莽散無統紀風氣所囿魁傑莫振  
危如一髮以引千鈞 國朝師儒撫茲遺緒振而興之高者質游夏下者  
龔孔賈亦有溺於所聞毀所不見詭說淫詞是丹非素望誠愍悼乃攷二  
百餘年學士大夫絜其高下區爲九等仿班氏古今人表例爲師儒表一  
卷具有神指非同目論世有君子知其不黨因是梗槩推端竟委理而董  
之所深冀焉

汪仲伊握奇圖解序

歛汪子仲伊以所箸握奇圖解示余曰子好議論今古蓋抒子所欲言張  
吾之書予曰唯唯否否嘗聞之古初矣天地設而有陰陽一闔一闢一消  
一息道之經而兵之精與古之人制陳法所謂天衡地軸前後衝者不以  
是形與天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日而無月地不能有山而無川人不能有  
文而無武有道而無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爲光兵輔道以爲  
紀道無兵道滅兵不道兵殘兵爲衛道設也堯舜貴讓未嘗不善陳湯武  
好仁未嘗不用戰徒揖讓不知陳善陳者覆之徒仁義而不用戰善戰者  
扣之暴秦而降漢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與道合不合則賊盜鬪人國  
夷狄竊王鈇勝則屠城破邑殺人億千百萬敗則掠野醜人畜以爲食雖



有君子莫之能禦也事幸而得集則號爲君子者從而登其朝伺其穀朝  
踞堯舜之夕見湯武之矣鄉所謂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貫以死從而揚之  
曰此元功重臣與伊摯呂尙論功度德者也吾嘗受羸劉以往史氏之書  
皆以是觀矣於乎是其故何也則由於虛靈沖漠坐尸嘘之徒之張目拱  
手而謀人家國者階之厲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離兵而兵不衛道賊盜  
夷狄遂相帥角逐反以兵脅道滅道不大可哀哉抑人有恒言皆曰兵農  
禮樂不知古者以兵屬之禮宗伯掌其儀司馬職其功戰鬪不可空習則  
四時田獵以閑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軍陣行列坐作進退之法也先  
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軍旅之事寓於相豆俎數奇豆數偶兵之方員銳  
直所以爲乘承比應者胥於是焉在丹徒莊械序仲伊之書 具言粹矣美

矣復推道與兵相輔之義以廣其指仲伊其不菲我邪己己七月戊戌戴望序

顧職方郡縣論駁議

予讀顧職方郡縣論曰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有聖人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而天下治尊令長之秩予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其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旣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

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何謂稱職曰土地辟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稟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人民樂業而已較之曰是不度乎今古之宜而言之也周制封建爵五等固非就其地之人而封之天子使監於其國者固非若丞之得補爲令也矧井田不可復矣則封建之意安得寓於郡縣之中缺之繇簡不齊丞以下之備設其人或可裁或可增也賦稅之所

入不等則各私其土子其民有盡用之而不及今祿之所入有半用之而已足至若軍師城築貢賦之所需則謂用不足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如是則邊郡恒不及三江之所入而將以三江之賦協濟滇黔塞外之民乎兵不可厲於農矣安得不以東餉給西兵以南糧給北驛而廩以縣之所餘定爲解京之額乎太守非方伯之據有大國而可奉令以征討之也以數百太守之所上部寺勢不得而盡察之則雖欲移督撫之權於部寺而縣令之賄屬且充塞於部寺之庭民咨胥怨抑制於令而無可如何而謂並處一城之內親故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如是則必至臣妾其父兄奴僇其族黨而不孝弟睦嫺之行先自爲令者始矣慮子弟之專而以太守舉劾縣之兵討之則令先自合爲昏媾或盟爲朋黨不數十年可兼

劬縣爲一而日尋干戈以相讎也以不得尺土之太守亦將脅而從之矣如懼流與殺而納款於太守太守皆相容而爲姦亦未始非唐之節度比也終身不得遷而進其階空名而已三年一益祿則以數千之縣令稱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而國用將無所出使縣之人民土地城郭藩垣倉粟困窮世其子孫一旦有罪流殺有不擁之以爲叛者乎如縣令得開礦自私而礦金不徧於地也劬縣有不聞而爭之者乎今既自私其縣而使閒歲舉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或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是使外而鄰縣內而郎官非其私暱則其舉薦外內相緣爲惡則以古者鄉舉里選之意盡爲姦令植黨藏身之固而已矣故井田壞而封建之制不可行郡縣分而世守之官不可設大法非合數聖人之

才不能易大弊非合數賢人之議不能除職方之言近乎固故歷辯之以  
曉後世惑其說之可行者

顧職方畫讚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顧公畫象有京師祠堂石刻本望未得見歲丙寅於  
吳中見模本云出諸其家不知誰氏筆也敬再拜空手爲作讚曰

公官兵部爲明室遺臣自幼卓犖讀等身書不可輩羣亦有歸君人目爲  
狂生歸奇顧怪以此齊名天不祚明兩京淪亡爰舉義旌紹宗正位薦授  
職方郎事不克成亡命山海南謁鍾山陵北走昌平已矣不可支老客荒  
壤以終厥身行年七十卒守嗣母言不辱艱貞是爲義人善書紛綸獨契  
遺經後之君子稱新朝處士焉揆厥情於乎先生

與曾相國論薦柳興宗書

望頓首謹陳相侯左右竊聞古之君子以敬老尊賢爲禮之善經是以古者天子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八十九十者欲就其室則以珍從晉之趙孟以絳縣老人能知亥有二首六身之義憐其辱在泥塗引爲己咎趙孟且猶如此而況不爲趙孟者乎伏見丹徒縣孝廉柳興宗字賓叔天性篤學迕於流俗善爲穀梁春秋故相國阮公見其譔述嘗有推挹之言且延主其家授諸孫經者十數年其時耆儒碩德如旌德姚文學配中涇包孝廉慎言江都凌布衣曙皆與交好蓋亦海內經師之望也柳君以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今行年七十有四矣遭亂之後神明不衰唯所爲書以兵燹佚亡其半方春禮部試歸選授句容教諭自以篤老不顧之官而其鄉故

舊以其獨行不樂攜妻孥僕從恐或傾跌亦不遣也然實窮悴不免寒饑  
望等同類相求不忍聽其從孤竹之子儻辱明公援之以手不惜獎借則  
非特望等銜感而已亦使文達有知爲頌懿德於九原也數欲道其進謁  
左右而患其過泥謂恐跡涉干澤非士所以自處之道望等具道明公愛  
士之誠雖極勸勤無驕矜色始驢然首肯設明公於其造膝之際觀其貌  
穆然如古鐘磬之陳於前叩其學淵然如泉之始出而不可窮或可信矣  
言之非謬也望謹上

記言遺族弟百禮

家畜馬犬貓雞鳧其爭也無餘如不勝若相讓矣一足羽四足毛且僞爲  
之况乎民况乎菽粟如水火使爭有勝乎否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爲能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何居乎溝壑中之罕士也欲生惡死凡毛而羽者知之士縱能矯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鄰有某甲將死謂其子曰女見夫屠門乎鈎有縣乎犬羣趨之鞭復來乎雖不獲幸有獲也如有憐而投之者羣不勝投矣投已不復來矣招之恥無縣矣夫己氏投我者也身修家且奴矣今諸巨公驩我是羣也幸有縣也女其戒之某甲故嘗滌廁里中遇貲郎某尼之使司閭得夫己氏金暴富交顯貴甚鄙不齒以其言中俗疵也識之同縣僉編修聞予言歎曰信夫人有恒言饑則相依飽則颺去方其相依而伺我也色若莊辭若諂情若慙而莫卹若浸潤也莫覺若膚受也莫詳矩之偶之當其難易而計爲之施杜焉恬焉監有不可者不爲之辭通方轉圜審幾合兆而天爲隨亦

內肅五色外副聲色而混爲一而神與移循閒若驚寄詐若雌合巧言令色足恭而飾以拙以篤以默以遲長目飛耳樹明高矣乎測人之不可測深矣乎潛人之不可潛夫如是而鮮有獲於彼也獲而欲反之扣之也宜乎曳尾者乍張其爪帖耳者乍聳其噬嬰嬰雍雍者乍厲其喙而震其翼之既豐莫咎人之孤我也夥且試觀乎峨冠者雞乘軒者鶴

記明地山人琴

明地山人遺琴烏程施粉得諸吳胥門市肆歸贈其友凌瑕者也瑕以書語望曰子習知前代遺民知地山人乎望悚然謝不知請出琴而觀之琴長二尺有八寸廣四寸厚半寸其弦奇其光黝如漆琴腹內諦眎有文十  
一名曰崇禎戊午漢僊爲地山人製考崇禎有庚午無戊午戊午爲國

朝康熙十七年時永歷殉緬甸明統久絕而台灣鄭氏獨奉正朔至克塽之亡猶稱永歷二十八年見於黃都御史賜姓始末與是琴之題戊午雖紀年異號其不忘舊君若合符節而超然遠逸自晦其聲名與草木同腐而不卹於明餘紀載求所謂漢僊地山人者無聞焉而後之君子得其遺物輒悠然有故國之思於乎琴之感人深邪抑人自感也望聞瑕之遠祖明侍御君當康熙時以莊氏史案被逮下獄論死其子孫至今八世無仕者然則瑕之實是琴也無亦以其先人同類而有所隱痛故邪抑姑以寫其汪洋寥廓之思自適焉邪己未長至日戴望記

書蔡氏二節士

吾鄉於明季得二節士皆以起義兵死皆出於蔡氏當南都初下蔡之族

人大學士奕琛首先迎降及師至杭州在籍主事胡麟生亦以戶口冊籍降徵二節士吾鄉幾不齒矣然奕琛麟生以子貴入祀鄉賢祠而二節士至今泯沒無聞悲夫以彼爭光日月之人而與草木同腐也乃爲書蔡氏二節士一篇以俟後之述志乘者

蔡子標忘其名德潛諸生隆武元年九月 王師下浙西子標招募水軍與太湖吳易之師相應不克被禽抗言不屈索衣巾肩輿入杭州帥欲降之子標瞋目大罵乃殺之始行刑觀者如堵墻忽有人出衆中持子標大慟欲從死刑者大駭捧之去子標曰吾不識公奈何至死所其人曰吾與公誓不相負公死何生爲始知子標密友子標固欲生之不得也是夕同刑者六人臨時忽益其一卒不得其姓名

蔡孺法子標族子亦諸生隆武二年秋監國魯王杭海浙西諸鄉兵亦潰  
民皆如令薙髮孺法獨不肯鄉之無賴子弟欲執之以爲奇貨孺法方集  
兵二百餘約故總兵官平胡將軍陳萬良共攻湖州不克邑令傳其父若  
弟命致孺法孺法挺身至曰孺法義不忘故國且受魯王命事不遂當死  
父弟嘗勸孺法孺法勿聽也乃活之而置孺法於理

費舍人別傳

費密字此度新繁人其先出自漢諫議大夫詩後自犍爲來徙新繁曾祖  
彥明萬曆中年九十餘爲壽官祖嘉誥大竹縣訓導父經虞雲南崑明縣  
知縣密年九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年十四父病醫言嘗糞甘苦可知生  
死密嘗而苦父病果起未幾遭國變流賊張獻忠犯蜀密上書巡按御史

劉之勃陳戰守之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展轉窮山中避寇數年會有人傳其父滇中消息聞之痛哭遂去家入滇經歷蠻峒中奉父自滇歸蜀至建昌衛爲囚者蠻所得爲其力作月餘父市牛釜布田器賂蠻人始脫歸時永歷二年戊子歲也爲國朝順治五年西南尙奉明朝廣元伯楊展聞密名遣使致聘密乃說展曰賊亂數年民無食今非屯田無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納其言命子總兵官璟偕密始屯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以次舉其法行諸州縣呂大器督師叙州署密中書舍人其明年展爲降將武大定袁韜所殺密與璟整師爲復仇計嘗與賊戰躬自擐甲左手爲刃所傷時璟營於峨眉裨將有與花溪民毆爭者稱言花溪居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怒璟璟欲引兵誅之密力爭曰花溪吾民也方

與賊戰而殺吾民彼變從賊是益賊也環乃止全活者數百家後密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爲武大定兵所掠知密嘗參展軍事欲殺之以計得免密嘆曰旣不能報國又不能庇親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由成都北行入秦中居於沔縣有總兵官聞其賢以千金聘密却不受遂攜家東下出沔漢至維揚定居焉時密年三十四矣初密父遂於經學嘗著毛詩廣義雅倫諸書以漢儒注說爲宗密盡傳父業又博證諸學士大夫與王復禮毛甡固若璩交好北游往衛輝謁孫奇逢於蘇門山高其行自稱弟子至保定見顏元李球大說之歸而杜門鄉居三十年著書甚多密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乃上稽古經正史劄及羣書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原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

自子夏始又作宏道書十卷曰統典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  
得以儒生干之也曰道傳述明七十子及漢唐諸儒功不可沒也曰古經  
旨論曰原教明聖道具於經無所謂不傳之祕也曰聖門育材論明聖人  
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  
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明漢唐以來學制不  
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而宋儒過厚也曰聖門言道述曰先  
儒言道述明聖人授受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  
同於二氏也是謂宏道書又有古今篤論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  
四卷中旨辯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皆申明宏道書之旨又有尙書說一  
卷周官注論一卷二南偶說一卷中庸大學駁議一卷四禮補篇十卷史



記箋十卷古史正十卷歷代貢舉合議二卷奢亂紀略一卷蠶此遺錄二卷  
荒書四卷二氏論一卷費氏家訓四卷長沙發揮二卷王氏疹論一卷  
金匱本草六卷集四十卷密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門人私謚曰  
中文先生弟子休寧蔡治田金皆知名子錫琮錫璜孫冕盂軒藻四人皆  
世其學

清故孝廉方正陳先生行狀

曾祖朝玉

祖浩 皇任中城正指揮

父植母趙安人

本貫江蘇蘇州府長洲縣年七十有八

先生陳氏諱奐字碩甫先世居崇明祖指揮公始遷蘇州籍隸長洲遂爲長洲人先生昆弟四人於行爲仲幼從師受周官禮左氏春秋年將二十始學功令文於壇中見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諸書纂要鈎元私自過錄由是得窺爲學途徑年二十五就江君沅治小學時金壇段先生玉裁自巫山知縣引疾歸儻居吳下故與江祖徵君聲相善段嘗謂曰吾所箸六書音均表唯子大父及子知之餘罕知者江以語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攻之盡得梗槩異日段將彙其集命江覈審以未定本屬勿假人先生親而愛之加朱墨爲識正其僞悞越月返其書段見朱墨識詰所自來知爲先生迺大動容曰是子能讀書吾且往見先生遂委質師事段先生命治毛詩說文旋補長洲縣學生員從學三年將往海門段先生送之

曰女聞道早賈孔不女逮也讀書舍此無它求矣無何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明年入都謁王給事念孫給事已致仕其子文簡公引之方爲禮部侍郎就養其邸恒老病不見客閤人辭焉先生曰試以名刺入不見不敢黷也給事視其刺喜甚命僕扶出由寢門及堂大噓先生字曰若膺歿後猶有高第弟子如君者乎老夫不佞願爲忘年交自是先生往給事所徑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然文簡亦敬愛先生凡四方學者至必道使見於時賢士大夫若胡給事承琪郝戶部懿行胡戶部培覃金優貢鶚徐學士松戴刑部敦元咸納交恐後文簡方箸經義述聞每一卷成必出相示嘗曰吾與若學術旣同閉門造車出而合轍德不孤矣道光二年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欲先生偕行曰吾載書五車出塞廣開

學校詎子不爲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既遭父母喪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年已八十餘矣日校管荀書成命先生審正未幾客浙江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共定已謂先生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著毛詩作爲傳疏互相切磋乎初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台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撰後箋艸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爲統釋遂有揉義類作疏之志至是聞舍人言始屬艸稿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書成而舍人歿其弟适孫復請定其兄遺書又爲先生架詩疏以行凡主汪氏者二十餘年咸豐初詔舉孝廉方正

鄉人士以先生應故人沔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校乘羣籍踰年歸會東南亂比歲不得息先生自是不復出游十年夏賊陷蘇州避地無錫夫容山屏跡以居同治二年五月至上海將就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聘未行得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甲辰歿於龍華郁氏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孺人子挺皆前卒孫丙喜長洲縣學附生四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木瀆北石橋先生於毛詩最爲專家所著毛詩傳疏於先漢微言大義無不曲發其蘊自爲序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朝廷宗廟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遂彙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

序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傳乃補綴之而於故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詩當秦燔銅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間出三家多采雜說與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仲尼既歿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假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况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廛僻在河間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固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衆賈逵許慎馬融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間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

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肅不好鄭氏極力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尙專修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厓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禱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性情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膽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仿爾雅

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剷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并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用毛詩義也憶自髻飾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擿取先秦之舊說奉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



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缺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又表明西漢儒說禮器制度可補古經殘闕同傳異箋者揭箸數端爲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明鄭多本三家與毛不同術爲鄭氏箋考徵一卷編毛詩傳義類十九篇一卷又其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爲江君所點定者也先生雖宗毛學亦頗稽誤三家同異嘗言近今學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尙故所引與毛詩同文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間有用三家異字不全用成句者六朝雜文多有之又有不用詩辭而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亦皆出於三家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改竄轉寫譌奪者亦習三家者所亟當釐正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周官謂

先鄭司農說與毛傳昭合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閒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同時胡戶部譔儀禮正義先生錄生平所得者四十餘事皆依據古說屬其采入正義戶部意不謂然亦無以難先生也其論春秋謂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顯使暢其旨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說文玉篇廣韻埤雅則校讎之功過半矣至其是非顛倒瑕瑜錯雜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尙書音義經開寶中陳鄂刪改

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可由段先生譔異之說以類推之至於義卽寓  
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轉不能全執古音而繩今音矣先生執親喪  
悉木士喪禮行事作粟室中門外寢苦枕凸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  
事者輒惋謝之旣除喪遂不應舉曰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  
也自師事段先生外篤服王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裒爲一帙使弟子  
各題識其上其識金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  
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  
之平旦正衣冠往拜距而不內排闥入意不說亦以先生爲與試士也強  
請其所業則擲稿本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  
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諱此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不

兩月金君卒後先生入浙從其子誠求得禮說爲琴行焉有師友淵源記若干卷記所往來諸公及弟子學行甚具望於咸豐七年秋從先生受毛詩遂執弟子禮嘗誨望曰說經貴守師法出入旁雜爲道之賊自魏晉下陋儒類自謂集大成而不得經旨之仿佛智不若臧獲已先生歿後弟子管慶祺爲述年譜一卷命望辭定因得舉其犖犖大者并昔侍坐所聞次爲行狀用冀世有達人君子上之史館以爲修儒林傳者要刪其可同治五年三月弟子戴望謹狀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

曾祖機

皇贈光祿大夫

祖綸

皇任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妣許氏封一品夫

人

父召揚

皇授內閣中書妣莊氏封孺人

本貫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年五十有四

先生諱逢祿字申受劉氏其先自大同徙鳳陽明洪武初有曰真者從兵  
徇江南防守常州遂家焉後五世璠無子以姊適張氏之子峯爲子峯有  
隱德嘗受寓遠商數千金十餘年不至後遇勾者訝其貌詰之果其子云  
父客死久矣泣而歸之械識如故峯至中書君十世中書君初生二子皆  
殤莊孺人禱於神感異夢而生先生先生弱不好弄母氏誨之學必舉所  
聞於外王父侍郎莊公以糾俗師謬說年十一初謁侍郎公叩以所業應  
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而羣經及周秦古籍皆畢嘗讀漢

書董仲舒傳而慕之迺求得春秋繁露知爲七十子相傳大義遂發憤研  
公羊何氏解故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從舅莊先生述祖自濟南解官歸與  
語羣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輟業先生復從受夏時等  
例及六書古籀之學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宋生可友也嘉  
慶五年年二十有五舉拔貢生旋入都應朝考時文定公及世父侍郎故  
舊徧京師先生不往干謁唯就張編修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竟以此  
被黜十一年舉順天鄉試中式座主孔編修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得先  
生卷大驚國士遇之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踰年散館改授禮  
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載每有大疑先生輒援古  
事據經義以決之非徒簿書期會如胥史所職而已

仁宗睿皇帝

升遐先生居署治大喪檔案以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根本盡瘁其事成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自始事以訖奉安

山陵典

章備具其後承修官書遂全用其稿明年

仁宗升配奉

旨圖

丘享位 三昭 三穆餘地似少命大學士及九卿詳議先生書上尙書

王文簡公請復古諦祀之禮事不果行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咨稱

某州民伯仲共一子各爲娶婦而仲婦仍無子將繼其伯次孫爲仲嗣欲

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予之其

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爲中表

姍非妾媵比持不決以咨於部部中欲引禮及今律慈母如母之文以許

之先生駁曰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命妾之

無子者曰女以爲子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適母親生無恙未受仲婦鞠育不得以妾子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娣也孰謂內媼不得爲妾乎仲之妻當爲伯子納妾不當爲取妻爲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資財之謂也古者兄弟同居異財則有餘則歸之宗仲旣無子仲之妻當以其財歸於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不夫其夫是教天下以薄也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共一子者若皆爲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



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於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乃定道光四年開通禮館禮部侍郎湯文端公請任先生纂修官不果其後聞有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爲服斬者先生駁曰喪服斬衰齊衰三年章皆無適孫爲祖之文齊衰期章有孫爲祖父母祖爲適孫之經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元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適婦在孫婦亦皆爲庶孫之婦凡父子後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謹案立適孫者周之宗法何休注公羊所謂文家尊尊先立孫質家親親先立弟也喪服父在爲母期傳

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元注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元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賈公彥疏引鄭志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謹案此公羊子所謂繼體之君臣子一例也適曾孫適玄孫皆同此例公羊春秋說天子大夫世

祿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故大夫雖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統之義而君臣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予於此得爲人後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焉得大夫士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之制焉今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則主喪傳重之義晦宜如舊制議上不從武進張氏女適胥汪某其姑強使逆客不應毆殺之使聞於女氏曰於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偏致死杖八十折贖吾夫習於吏若訟且毀而家事以不聞先生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于我政人得辜天惟與我民弊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於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辜無辜以葬別之言有辜且不得專殺其辜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辜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義云父殺其子當誅

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爲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於舅姑以人合其恩輕於父子今律父殺子之辜輕於平人古律父殺子之罪且重於平人況以淫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肆之宜引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知

高宗朝已有駁例默符經義而俗例不行也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從祀孔子廟言者以湯公輔導理密親王得舉乾隆間曾經奉駁難之先生援后夔太公不能化朱均管蔡爲喻當事善而用之遂得 旨允行先

生引經決事做法先漢諸儒其爲學務通大義不專章句由董生春秋窺六藝家法由六藝求觀聖人之志嘗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

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在先漢有董生後漢有何  
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  
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氏爲宗然喪服  
於五禮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浹人事備以之貫羣經  
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  
可復也於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又析其  
凝滯強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  
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  
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別有緯  
畧二卷春秋賞罰格一卷愍時學者說春秋皆襲南宋俗儒直書其事不

煩褒貶之說辭獨孔檢討爲公羊通義能抉其蔽然尙不能信三科九旨爲微言大義所在乃著春秋論上下篇以張聖權其上篇曰嘉定錢詹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弑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弑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詞公子遂弑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秋無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子卒不日胡爲者公夫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於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爲者仲遂在所聞世有罪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罪無罪例曰皆以其當誅而書卒見宣定之失刑樊賊也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許止以不嘗藥書弑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

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正之曰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責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弑君故書葬以赦之吳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於曹南鄆子會盟於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經文瞭然故二傳均指邾鄆以季姬事相仇爲說如果宋襄用鄆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羊而謂經特書之以著宋襄之罪又不知所見何經也且錢氏不過欲以破綱目於夷狄賊臣書死之例不知是例非創自綱目也太史公班書於匈奴傳凡單于及其臣漢臣之降匈奴者皆書死班書王莽

傳於莽臣亦皆書死蓋本春秋吳楚君卒不書葬及君弑賊不討臣子皆當誅絕之義而變其文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於春秋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說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孔子論五帝德柳下惠論祀典蓋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惠孔子董生太史公論五帝皆祧少昊一代於不言是則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臚列紀載體同胥史遂並董狐乎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申辯於後漢儒之專已黨同如此吾謂此非公羊不及左氏乃春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



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於千百所不書多於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爲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再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尙不足爲左氏之目錄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其下篇曰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於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太史公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惜班固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汭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是故以日月名字爲褒貶二傳所同而

大義迥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自百餘年以來曲阜孔先生始以公羊春秋爲家法於以鄒清諸儒據赴告據左氏據周官之蔽箴貶衆說無日月無名字無褒貶之妄豈不謂素王之哲孫乃其三科九旨不同先漢舊說而別立時月日爲天道科譏貶絕爲王法科尊親賢爲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魯新周故宋之文疑於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於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旣以告顏淵吾豈爲東周又見於不祖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於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

焉憂天閔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曉曉訾議  
皆夫子所謂罪我也必如其說春秋功則有之何罪之有又其意以爲  
三科之義不見傳文惟出何氏解故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  
宣謝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條例又有董子之繁露  
太史公之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說不特非何氏臆造亦  
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尙奚微言之與  
有且孔君之出辟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  
氏小國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邪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  
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鄫非天子之黜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本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  
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假借說詩之  
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段之以  
明討賊復讎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爲一事一人  
而設哉故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  
穀梁氏所不及知也於所傳聞世見撥亂致治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  
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卽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  
秋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爲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罪  
孔子者先生論春秋左氏傳據太史公書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  
氏春秋比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爲傳春秋翼奪

公羊博士師法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爲口實更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知者謂與閻惠之辯古文尙書等先生於易主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各一卷又爲易象賦卦氣頌撮其旨要文錄不載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一卷詩聲衍二十七卷少作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甘石星經疏證二卷輯石渠禮議一卷所爲詩賦連珠論序碑記之文約五十篇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丁丑卒於官春秋五十有四配潘恭人有賢行前先生卒子八人承寬承寵承向承宴承宣承實承安承宇承寵承宴才而早沒承宇殤存者承寬承向最有名孫某某開孫懌最有名葬於某

鄉某原弟子潘準莊繹澍趙振祚皆從學公羊及禮振祚先生甥也當世顯學如龔禮部自珍魏知州源亦皆從先生問故稱親炙學者焉先生進退中禮言動皆有則望其容止夷然退然嘗欲推舉古制見諸行事咸怪笑爲迂不以措意其爲長子納婦依士昏禮行於家廟又慕唐柳氏家範宋范氏義田欲仿而行之聞人有善自外歸不及解帶先呼子姓告之喜溢顏而故平生交游甚寡聞其沒而行哭失聲者則皆賢君子也自公羊先師劭公而後聖經賢傳蔽錮二千年徐彥殷侑陸佃家鉉翁黃道周王正中咸相望數百載雖略窺旨趣未能昭揭迨所聞世莊侍郎孔檢討起而張之至於先生干城禦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緒幽而復明殆聖牖其衷資瞽者以詔相哉望初溺左氏自謁吳宋先生詔以先生遺書徂於習

俗未能信也其後宋先生沒望辟難窮山中徐徐取讀之一旦發寤於先生及宋先生書若有神誥迺然於吾生之晚不獲侍先生也及客游金陵與先生賢孫開孫遇其學行悉本先生之舊德量淵然有黃憲郭泰之風於以歎先生之澤孔長也望既慕先生之學爰取其家行述參諸遺書私爲之狀詞繇而不殺以冀他日之爲史官而知學者筆削焉爾謹狀

順德鄧實校刊

謫學堂遺集

文二

德清戴望

故三河縣知縣劉君事狀

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晟祖世詵皆附貢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僕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



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旁溢爲居民害君視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資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伙助相爲觀望君執法不阿工賴以濟在縣三歲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君禱東郊蜡祠令卹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阮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雞初鳴燭入暇食少許輿坐堂皇兩造既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毋許吏胥撓言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卹槩令解釋訟

獄既簡吏多去籍歸耕曹舍畫閉或貸與人爲書畫肆於是遠近翕然著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沒七日自撰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黃塍溝鄉人私諡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堤工錄六卷愈愚錄及詩文若干卷又哀輯先世遺言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嘗病論語皇邢疏燕陋蒐輯漢儒舊說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爲正義一書未卒業命子恭冕成之君內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渠燠鄉人士望之以爲矜式子弟或好博及飲菸者必痛懲之至禁絕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諛居恒不爲耳語謂其近知故險汗之行其學不堅持門戶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淮當分河流湍急足以刷沙且免

灌倒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仿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  
存糧艤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  
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說君沒十四年望客金陵與  
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爲傳望不  
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內先賢者有所稽考謹狀

清故舉人姚君行狀

曾祖某

祖某

父開榮母習孺人

君諱諱字子展其先本沈氏遠祖自南君穉育於姚遂爲姚氏籍隸江南

蘇州府吳縣至君祖始遷歸安之雙林鎮爲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君生而徇敏十歲從塾師學日嬉戲不中程度師怒將朴之則請背所誦書無悞奪者師以試餘僮皆不能然君年十四學古文十八補縣學諸生益務流覽無所不學而壹以古文爲歸君嘗謂文章原出於經治經之本在明六書小學於是致力說文辯析段嚴諸家得失曾請益於同郡周孝廉學汝程處士可大又從長洲陳徵君宋大令問漢師家法故君於經能遠知端緒願性喜通不尙專家嘗欲仿劉陶中文尙書例寫定羣經其所欲爲之意具答吳費君鏗書鏗陳徵君弟子也其書曰辱手教詢以所爲經學諸書欲共助成之謚愚陋讀書鹵莽豈足以言經學然嘗妄欲有所撰述條例已粗具敢略言之就正於足下謚聞學必本諸經通經必先正文字

明訓故舍文字訓故而言學其說始於爲佛者非儒學也嘗思今監本經多譌奪而唐之開成石經亦未盡善欲仿汴宋石經例以篆隸二體書爲定本初取周易寫之未能終卷蓋其篇次更諸儒逐易錯亂未可遽定又漢儒傳易家數最多其文字異同段借視他經尤甚非徧攷之不能知其本字而俗書不見於說文者亦多無以下筆周易若是推之它經可知用是輟業而中文之議始作中文起於劉陶之定尙書意欲以其例推之各經然其事至鉅而用力至難蓋近時刊本之僞奪可以釋文石經宋本正之諸儒傳錄之悞及後人竄改與俗字非說文所有者可証以漢儒諸說而正之而惟今古文之是非得失者則其傳皆最古出於七十子之徒非千歲而下所可縣斷也大抵古文多段借今文多本字文異而義則同西

漢經師各爲專門不相通曉東京諸儒始會通其說剏讀爲讀曰之例以正其譌剏讀若之例以通其畧借而後諸經同異渙然以釋然其中亦有絕不可通者音義乖殊師說互異宜並存之以俟治經者之擇善而從而非可以臆見定之如易費氏爲古文而施孟梁邱亦遠有授受書則太史公馬鄭所傳古文有不如夏侯歐陽經本之善者詩毛氏傳古文多畧借而三家多用本字夫古時字少故畧借以代之其後孳乳益多似可從其本字矣周官經之有故書儀禮之有古文鄭君所定卽中文也然如周官之祧鄉常依故書今禮作濯爵禮經之銘餽當從今文作名纂斯又當以許書正之者論語之古魯齊鄭君所攷定者卽中文矣春秋三傳其經文師承各異宜悉仍舊孝經才一篇定之猶易孟子爾雅無今古文之別獨

宜攷正其俗書而已鄙意欲用漢石渠講經例條列諸儒攷辯論斷以已  
意爲中文經議其諸經卷第篇目以至漢儒家法異同原流分合下逮梅  
賾衛包所妄改者別爲攷若干卷又以諸經多段借字一字至十數義者  
學者苟執本義推之尠有可通蓋六書段借之例有二其一許君云本無  
其字依聲託事若說文所記鹵朋章來州革諸字是也其一則鄭君所云  
蒼卒無其字而以聲近字代之者其用尤廣承襲既久不復知其本義云  
何謚欲悉求其本字爲羣經段借攷俟成此二書後然後乃寫定經文耳  
今方攷爾雅之俗字多有不可知者此陸氏所云飛禽安鳥水族著魚之  
類可盡去其偏旁然非有証據未敢遽定今以別紙錄上幸詳教之君年  
二十五以咸豐九年舉於鄉越歲赴禮部試至山陽值寇亂不得達歸時

江甯賊亦出逾廣德攻下杭州分兵趨湖州趙忠節公景賢與歸安縣知縣廖宗元創議募勇殺賊設防局司兵餉忠節主之設團局司民丁保甲廖公主之乃用君議分城中爲三十六鄉每鄉之民輪流登陴人自爲守又設循環牌法自甲至癸互相識察奸宄無所藏匿其後廖公去官君與鄉人士共主其事賊屢來犯楚軍迭出挫賊民丁助之楚軍乃胡文忠公所遣援師自皖中來者兵主爲蕭某蕭死忠節代領其衆十一年多杭州再陷時城中積穀少而楚軍各營封捉民船無時得息四鄉商販裹足不前君首持清野之議言于忠節公請以五十舟出城運米諸營主出印憑約敕其下毋得侵擾公不能用俄賊大至四野盡掠至明年三月圍合軍食告盡公計無出謀損民食餉軍守備熊某數欲發兵入城抄括君力諍



於公而止之至四月民食亦盡公不得已用其客計以三十六鄉分隸各營令自求米君乃爲書抵公云來書欲令營官抄米鄙意以爲不可當前次查米時民間存米不過半月今雖逐戶搜求所得必更無幾無濟於軍而徒歛怨於民明者之所不出也且營官抄米率以淫刑從事百姓何罪橫被慘酷就令得米已屬難堪况徒勒具空券乎今各營尙不至絕食鉛丸火藥亦尙足用不及此時并力突圍以通餉道當復何待孤注一擲較勝坐困今不聞慮此日事搜括搜括既盡又當奈何來書雖云此舉出自營官之意然閣下身爲統領又習知民間虛實閣下不言誰當言者律以春秋之義恐各營不能爲閣下分謗也書入公惡君強聒數謁不見熊某尤恨君欲致之死以計免五月三日城陷君父先一年憂卒君祖母母聞

變均赴水死君率妹妻從焉賊至梓君出間二日縱之逸遂轉徙松江之上海依其族以居同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聞亟歸翼告先人慟哭嘔血遂中心疾還客吳以是年九月某日卒於吳得年三十無子君既歿遺文零落其友施粉搜集三十餘首編爲二卷而君所欲爲中文經議卒未成望於丙辰之歲始得識君慮與君交垂十年雖所學不同而服君博聞強記可繼鄉先生諸公之後君死而吾黨益孤矣粉旣爲君志多未盡者乃屬望別爲行狀一通傳其行業以俟後之修郡志其人者謹狀

清故浙江同知署西安縣知縣李君事狀

君諱枝青字蘭九李氏先世居閩之古田後遷福安遂爲福安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君昆弟五行季生十一年而喪奉政

君爲貧故將就市賈母鄭孺人不可令從仲兄學功令文已得列諸生嘗授徒鄰縣某氏夜有奔女距之且遂辭歸終不言其故以道光二年舉於鄉侯官林文忠公見君卷曰是可與道古者六赴禮部試不中第至十五年大挑高等分發浙江歷署餘杭新昌龍泉知縣既丁鄭孺人憂服闋復署常山仙居知縣旋補長興考最調知仁和首縣擢南塘通判旋署西防乍浦同知於時海患孔亟海塘故積柴土爲之以捍內石塘者也歲修葺資抵禦令甲限保固二年潮汎至無定東漸則西殺西漸則東殺君視事適潮大長注西塘西塘積殺之後多限外工如老缺殘互或不能掩石塘巡撫吳公文銘信其屬言謂塘工皆冒銷吝不發帑君爭言不亟修石塘必傾石塘傾沿海民居其魚矣書十餘上不報石塘遂陷田廬被水者蕩

無子遺道光三十年秋八月事也吳公來視塘大駭趨投海期以身殉遇  
救免撫君背曰不信君言至此我亦何顏見君乎具章自劾而君亦坐是  
望吏議仍以知縣留浙聽用君乃自槩其在海塘時所爲公牘文字爲一  
書以詔來者咸豐二年署嘉興縣知縣明年賊陷江南大擾所在艸  
竊譴起上海奸民踞城殺令長應之嘉興去上海不二百里知府某聞之  
不知所爲恣窳石塞城門爲自守計君力言不可亟請兵阨入浙要害以  
防內變所司可其議各隘設兵團巡羅不逞之徒欲舉嘉善應賊聞斯謀  
也遂寢而君旋以催科不周竟罷去五年叙嘉興防禦功擢用同知署西  
安縣知縣西安故優缺有忌者欲得君賂君不爲動遂擢君任嘉興時欠  
解錢糧劾君落職君往謁巡撫晏公曰嘉興額徵十一萬有奇而某祇徵

五萬有奇解數有盈無絀其他軍興費又若干似非侵蝕者比豈實負在民必以已委任之官追新任之錢糧乎晏公直其言將奏復君原官會衢州警君捧檄措置兵餉兼理嚴州軍務遂以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遘疾卒於行館得年六十君娶鄭宜人先卒妾徐氏蔣氏子三世銜世鏞世縈女一葬福安西雲山之麓君生平不逢迎上官不與鄉豪聯絡所至無毀譽然其治獄明決衆口一辭不能沒其善也好讀書招致知名士與共討論嘗曰縣令不易爲也相臣總百執事之柄理其成而已縣令事無鉅細必權其輕重民情有不上達縣令之罪也難實倍於相臣君沒之明年孤世銜將求銘幽於當路士大夫錄君行事詒君門人楊顯命予代爲狀予故與楊君習夙聞君能吏又感君禮士厚迺奮筆刪次其大者如右復

於世誕使如當路者請銘謹狀

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徐公行狀

曾祖士標貢生誥贈奉政大夫勲贈資政大夫妣戴氏誥贈宜人勲贈  
夫人

祖文心增廣生勲贈中憲大夫誥贈資政大夫妣閔氏柴氏勲贈恭人誥  
贈夫人

父聚奎邑庠生勲贈承德郎誥贈資政大夫妣閔氏勲贈安人誥贈夫人  
繼妣張氏勲封太安人誥封太夫人

公諱有壬字鈞卿徐氏其先有澤鴻者唐懿宗時官兵部尙書居浙東蕭  
山二十七世祖雍夏始遷湖州盛林鎮累傳至資政公生子六人公其叔

也公生而敦敏八歲解句股術初就傅勤讀不倦嘗攬族譜得宋太學生  
贈秘閣修撰應鑣閣門死節事嘆吾他日當如此聞者駭之資政公早卒  
太安人命公依叔父儀部公居京師凡十六年師事刑部郎中姚君學煥  
欽天監博士陳君杰年二十二占宛平籍補博士弟子員道光八年舉順  
天鄉試九年成進士榜發江都汪君喜孫夜走三十里告王文簡爲科舉  
得人慶廷試三甲以主事用分籤戶部旋補四川司主事二十年陞山西  
司員外郎充則例館提調隨和碩鄭親王尙書賽尙阿公往福建天津察  
辦事案二十二年轉陝西司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二十三年授  
四川成緜龍茂兵備道歷充四川文武鄉試外監試官二十七年署四川  
按察使時咽喉滋事公匹馬入賊巢諭之降而誅其渠魁倡亂者二十八

年擢兩廣鹽運使署廣東按察使廣東俗惡犯大辟者率以貨鬻人代死  
曰頂凶甘自誣服斷脰不悔公素知之每鞠獄肫肫然與囚對語使自覺  
悟開釋數十百人是年冬授四川按察使假道歸省以太安人年高將乞  
終養太安人不許馳至京師值 成皇帝升遐 今上御極公扶

服闕門面求叩謁

梓宮蒙

召見垂問經過各省情形歷陳所

自 陛辭赴任由陝而蜀蜀人聞公至喜曰賢使者也是年應 詔求直

言密上封事旋擢雲南布政使雲南運銅經費軍興以後他省無復津貼  
京銅不起運廠丁坐困謀作亂公請大府就廠制錢以蘇民困亂始息咸  
豐元年以曾孫生大吏奏五世同堂 御書篤慶延齡匾額以賜賞銀緞  
有加三年調湖南布政使於是賊氛大熾烽火達湖湘公與督撫謀使鄉



大夫各力輸餽子弟皆登陣守賊既陷武昌湖北巡撫遁至湖南賊尾而  
至公下教關吏不聽入賊攻長沙四旬不克退走五年夏丁太安人憂歸  
里六年甯國告警浙之大吏奏請命公理湖州防務公見城惡亟出財修  
葺又疏通南湖濬城濠飭長興縣竟與廣德建平毗連爲最衝至是與太  
湖諸漉皆爲守禦備賊犯高資公帥民兵往援甯國告陷又移書提督鄧  
紹良責堅守廣德毋縱賊入八年春二月服闋引見 上命公往江南理  
糧餉 陛辭 賜御書福字十二月授公江蘇巡撫下車後虛中納言禁  
絕私謁革除關稅陋規江南自江甯陷罷鄉試者三科及公至縉紳先生  
皆請假浙闈舉行公不謂然而大學士彭公已言于 上前不得已據實  
上聞九年己未遂有假浙闈舉行江南鄉試之舉又虛都中糧匱海運或

不濟請先撥藩庫銀買米三十萬石由海舶達京師請於次年新漕扣抵奉旨俞允先是江蘇糧稅有加成完納之例甚至正供一石完四五石不能清積逋公奏飭地方官遵定例勿苛索於是民困稍紓十年二月廣德陷於賊遂下遂興徑趨湖州公聞報亟命兵往援及杭州陷總兵張玉良從太湖進攻公促速往資以軍糧器械比至杭州賊見其幟以爲張公國樑至遂遁事聞時總督何桂清奏克復杭州由布政司王有齡密授機宜于是王擢浙江巡撫而外交部議叙未逾月東壩溧陽相繼失守公命張玉良移師駐宜興總督留之常州閏三月十七日江南大營復潰欽差大臣和春公率諸將退守丹陽未幾丹陽又陷張公國樑死之和春退保常州常州兵多且團練可用公謂足恃方令并力守禦以圖再振而總督

何桂清先棄城走至澆墅關外總督之走也常州士民遮道乞留至不得行發火鎗斃數人而後出和春公關外自經死總督聞道出常熟公聞卽據實奏陳張玉良兵潰至無錫入見公請助守蘇州公與諸紳謀令屯郭外而前巡撫許公乃釗力爲公言杭州陷時爲不信援兵所致可陷其覆轍乎公韙其言使屯葑門時四月十二日也是夜張玉良潛遁明日公方巡城客軍已開門納賊急馳至營務處集民兵巷戰而賊突至公厲聲叱之賊刺公刃出於背而卒子震翼赴池中死妾施氏及女姪姑皆自經死報至嗣子震耀匍匐赴杭州乞巡撫王公奏上有

旨加恩照巡撫例

賜卹先是丹陽陷常州危甚公有兩弟前至蘇州見公問以事俱不答但抗聲曰吾終繼武修撰公矣請攜子女出皆不從遂及於難公生嘉慶庚

申正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一配陳氏刑部郎中時熏女繼配黃氏先公卒  
公爲學宗尙程朱尤好李文貞公書於陸王顏李之說皆非所取然不尙  
空談宜遊所至必訪求風土民情及山川險要命人繪爲巨册以便觀覽  
生平於算術最精嘗自言予幼而好此乃天性所近任郎中時蒙

成皇帝召見垂詢諸法一一具答

諭旨褒獎高麗使臣及英吉利人

聞而仰慕賚書求教公爲刊正其紕繆皆悅服而去所著有弧矢細草割  
圓密率堆塚求積術冬至權度考日食九服里差校正四畢術等書凡若  
干卷於文字必求有用不輕作撫江蘇時嘗自爲策問地方利弊元和縣  
學生祖喆具對數千言公讀而善之徧示坐客予以鄉後進見公公每寬  
予禮數予論學多與公相迕而向人輒推許不去口又嘗論先正行事至

湯文正張清恪予因進曰以是期公公曰二公何可當也若林文忠則不敢不勉公之素志如此而遇非其時卒以見危授命而昧者猶在疑信之間爲可哀也公沒後其故吏烏程張君私於遺燼中拾公骨市薄棺以葬遂逃歸鄉人士聞之多爲位以哭者予自愧材薄惟是文章之事猶可以報公乃不俟其子孫之請略舉所聞叙述如左鄉後學戴望謹具狀

外王父周先生述

先生周氏諱中孚字信之別字鄭堂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爲縣吏有隱德生子二人長先生次聚之先生仕至奉化縣學教諭先生幼有孝行力於學稍長見四庫書提要謂爲學之途徑在是於是徧求諸史藝文志考自漢迄唐存佚各書以備搜輯古籍而教諭君治詞賦

亦度其儕輩阮文達公督浙江學政先生兄弟並受知以嘉慶元年選拔貢生文達巡撫浙江築學舍西湖以處浙中文學士使修經籍纂詁先生與焉曾游京師識宋先生翔鳳爲刊正其著書十許事宋大歎服其後十數年同舍生多貴顯而先生屢應鄉試不中式當道光初元猶入試同考官嘉定錢君爲少詹事族子得先生卷歎絕力薦於主者將列名而先生策多用少詹事答問語主者疑其有私遂黜之而置副榜第一揭曉始大悔謝過先生自是無仕進意矣旋以襲兵備薦客上海李氏爲定其藏書志復游嶺南主學使徐公三載歸卒於家年六十有四道光十一年某月日也妻任孺人先卒生女子一先生沒後教諭君主婚歸先考爲繼室卽先妣也妾生子二先生著譯甚侈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願職方

年譜子書考鄭堂讀書記金石識小錄鄭堂札記諸書沒時教諭君客山東其次子不肖以先生藏書及艸本鬻諸他氏朱比部爲弼得其讀書記云其體仿提要有百餘冊其札記未亡後歸諸望餘書無可問者兵亂後望母黨俱盡故於先生三世名諱及妣氏族弗可詳且失其葬處馮教授登府爲先生傳望嘗錄其文而今亦亡大懼名氏湮鬱使九原悼痛無以慰吾先妣乃據所聞爲述如右時同治己巳秋也

先師程君墓版文

先師程君諱慶餘字善夫又名可大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曾祖某祖某父雲嘉慶中進士出爲陝西城固縣知縣民有習天主教者毀其堂誅其人得循良稱生子三人君其叔也幼岐嶷執經同郡戴菴先生門過目成

誦及長慕其鄉嚴教諭可均學博探四部書凡天象地形樂律書數金石罔不兼綜獨功令文違格數試被擯年踰四十不得爲諸生大爲流俗姍笑君絕不經意思託著述自見其言書則有六書徵諸聲討原言數則有開方捷法句股比例述補錢氏四史閩朔考言金石則有校補王氏萃編訪碑錄校正金石續編佚編金石足徵記足徵者徵金石刻與經史事實同異及引經文句異今本爲書者也

皇朝碑版錄經籍志八卿表督

撫提鎮年表等書皆未就君既違於時惟與同郡汪剛木周禮傳兩先生交東至吳詣陳徵士論毛詩傳義歸而隱修經業作句讀師或賣文以給君母喪明每飲食起居咸賴君扶持然後卽安見者謂爲難能同治元年賊陷湖州君從母赴水死年四十三後君從父歸自晉招魂葬於峴山之



側君未娶無嗣越七年弟子戴望哭君墓立石以表之望年九歲就君授讀周易尚書爲之正文字明音讀閒本漢師說析其文義異於他師望始知鄉學訖今粗有端緒不見鄙於秀人偉才君之賜爲多孫卿曰水深則回樹落冀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望其敢忘君德銘曰

嗚呼先生純節固兮書孔傳兮文其都居兮生疇卹其遇死慎無辜兮南山籠樞闕心魂兮銘茲墓版抒痛懣兮以告四鄉地主及式墓者

周孝廉墓表

孝廉周君既歿之七年厥弟侍御君共望客江甯示諸狀命曰子知先兄深其爲文纓諸墓石望唯唯不敢辭按狀君諱學汝字禮傳初名學濂後更今名先世有思喬者自長興桐橋遷居烏程遂爲烏程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君幼而好書不甚措意時文爲諸生獲見鄉先生楊君教之治許鄭學嘗自言讀他書輒惛然欲臥及治箋疏益煩碎心益開朗有條理座中客有爲漢宋之說者必信漢儒至面發頰齷齷不少休以道光丙午科舉於鄉再赴禮部試不中第因銳意著書謂說文九千餘字無闕奪於古今文字無所不該自六書之指荒始有以經所有說文所無爲疑者誤說文經字考舉經某字當說文某字皆於聲求之亦有聲絕相遠形似致悞者別據漢隸正之世所傳虞世南北堂書鈔中多徵引古籍可寶貴願刊本多妄改君據嚴可均所校影宋本博稽羣言鉤心考覈二十餘年始成定本其他校記書尙夥不悉數浙中變起趙忠節公檄君議防守事君故與忠節善應之出忠節酒後嘗妄殺人其屬不敢與辯輒推君出與之諍論

每有所縱釋李副將楚材率師自皖中來援李故降寇所部標捷善戰其視浙軍蔑如也每至防所於諸鄉老無所不狎侮或騎其項背爲戲獨見君不敢犯曰彼儒衣冠者可畏君輩不及也李後與忠節有違言突圍去賊婁攻不得志則以漸蹂其四鄉四鄉之民及旁縣皆來居郡至辛酉之冬編審戶口至二十萬逾常時君與忠節議令居民願出者勿禁則耗食者寡庶得專顧兵糧或持謂爲不可忠節不能決侍御君奉母如滬瀆勸君行君歎曰記有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子以母出吾留此義也子無慮我矣及城陷閣戶自經死妻及子婦皆從年五十有三君於學服膺段大令王尙書父子錢少詹事諸先生時有妄著書詆謫漢學者君曰其父殺人子必行劫是言信然邪嘗乾隆中姚郎中鼐嘗欲師事東原堅不敢

當姚取所校方言水經注各錄副去後東原死姚遂加以巧詆篆案筆諸  
書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生欲以爲師死而詆之非法也則亦無怪乎  
其徒之至此矣望於君爲通家子嘗就君論音均得聞願江以下分部疏  
密同異君謬謂望可與道古嘗以身後之文見託雖微侍御君命其敢忘  
宿諾乃揭其大者如右以報君同治八年七月壬申戴望表

程履正墓銘

君諱貞字履正程氏其先歙人明季有避寇遷德清者遂爲德清人曾祖  
父某祖父某官嘉興縣學教諭以能鼓琴名父某爲諸生君生而敦樸不  
事彫飾年始幼學其容貌有如成人焉者好讀經書質甚魯懇懇款款每  
得一解輒超然出於俗所論說於咸豐乙卯始與望交嘗共習書數夜恒

不寐從望得見顏氏書曰周孔之學蓋在是矣仿之爲日譜糾察身心得失與人交恂恂有禮雖僮僕走卒對之無惰容內行至孝於弟尤友愛烝烝克諧出自天性逮庚申辛酉之交東南大亂君隨其二親避地東林山展轉遷徙其明年爲同治壬戌紀元之歲遭父喪哀慟泣血鬱鬱成疾卒年僅二十有五君卒之日猶念望不去口逮望歸自閩遇君弟於吳閶門泣使銘君墓其何敢辭君取徐氏無子所著有文十餘篇發明顏氏之學之所以得者詢其弟云以兵燹亡矣銘曰

望之儼然卽之溫然殆其顏氏之子閔氏之孫邪命之難知而止於斯噫  
凌教諭墓志銘

故金華縣學教諭凌君當咸豐十一年某月日罵賊死子姓覩其骸不得

則藏遺衣冠而樹諸石越七年望籀其辭君凌氏諱堃字仲訥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也世居縣之晟舍當明季忠清公義渠爲兵部侍郎死思宗難凌以是始著君曾祖某祖某父鳴喈中嘉慶四年進士官兵部車駕司主事上疏言馬政以越職去君幼有異質能伏氣行水中十歲隨兵部公京師遭母喪君昆弟三人失後母愛日事榜箠無人色伯以杖死君見而大痛懼終及死則伏哭殯宮前絕粒七晝夜日禱西山神祈速死嘗七餌毒兩咽銅再縊脰一溺一顛不死越紫荊隊十五里厓石如劍深澗粼急激沸石如輪如盤如拳如卵卒不死有憐之者曰盍行乎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君憮然曰敬諾於是走之晉道乞食遇相者奇之授以術令張肆太原市中得錢以給乃隱姓名自號鐵簫子徧習壬遁軌革陰陽

諸家言爲人操著相宅多奇驗遠近爭趨之以爲神臨汾張生自言善易筋經術年百歲矣色如嬰兒力能曳九牛君從之學盡其伎嘗遇盜數十人於野行劫君馳馬揮鞭縱擊之盜披靡遁禽其魁與語有過人者遽釋之贈以文馬百金自是恆忻朔代閒行伍商販里豪劇盜下逮婦人穉子莫不嘖嘖傳鐵簫子者無何兵部公故人官於晉跡之以來勸之爲時文應順天鄉試得中式時道光十一年也始歸謁兵部公請罪掖之起遂爲父子如初阮文達公兵部公座主也君就請業文達命治經始辯別禮宮室服食制度譌尙書述周易翼學春秋理辯數十萬言於書不廢梅賾古文於易兼綜孟京虞鄭諸家於春秋條貫左氏該以周禮深懲鄉壁虛造之言而尤惡新說謂其以禮殺人如酷吏舞法致人骨肉遭變不得盡其

情聞者咸駭其言好經世之略箸德輿子論時政甚具嘗客代以錢百千  
得不耕之地數頃畫溝洫引庠沱委折溉之成畝田畝稻十五六補分十  
之二歲作疏防又分其六七以利佃徑畛緣之葵韭瓜蔬渠澄之久魚蝦  
育焉歎曰推是以富天下管仲不足爲矣晚年選授金華教諭於署中作  
圃行區田法畝收數倍咸豐十年聞湖州警棄官歸明年寇至晟舍家人  
勸君行君歎曰天下皆若輩也行將奚之因舉酒自酌招所善潘生與俱  
賊入見君危坐愕眙不敢前報其魁至脅君降君大罵手格殺數賊爲賊  
攢刃死潘生從焉年六十有七君配安孺人先卒子鏞鎬皆夭妾子益之  
河南縣丞君於望始成僅卽折節與交後以女女焉而望言春秋主公羊  
數與君乖迓家貧遭亂離不能行道妻子每獨居深念未嘗不盡焉傷之



乃爲銘曰

于嗟乎君畸於人而侔於天邪其行任而書則儒不囿於方隅盤谿之淵  
有光熊熊藏魄於中原石不能言吾銘代宣告君奕世子孫

清故江西候補知縣署安義縣知縣周君墓志銘

咸豐六年正月石達開陷江西安義縣署知縣周君死之先是五年冬賊  
攻陷南康府之建昌安義亦隸南康壤相接也民匈懼君才能舉措大事  
民故信之至是馳白大吏請援不應請發稟募民兵乃以千人登陴守賊  
謀至輒捕斬之正月賊衆大至誓必克城中食盡君飛書請餉未至烽火  
燭天城上鼙鼓聲不衰顧衆皆饑困徒感君激勸盡死力賊攻益急城遂  
陷君獨身搏戰被數創手刃賊數人力竭歿於陣踰月大吏以聞奉 旨

依知府例賜卹予雲騎尉世職君諱祖誥字云吉世居仁和臨平鎮祖駿  
發江西南昌總捕同知父紹蓮邑庠生君與兄承謨均有文名而君學尤  
贍以道光二十年庚子舉於鄉凡六赴禮部試卒不第大挑一等以知縣  
分發江西署豐城一月有政聲去之日民遮道留君夜半以二騎馳去調  
署安義益務親民不屑屑科條文法民尤感之君取姚氏上虞縣學教諭  
姚先生光晉女子三元鼎元輔元瑞女子子四君與先叔父及僉編修懋  
爲姻亞君少女許嫁編修子紹萊未及笄聞君赴哀慟泣血卒君沒後七  
年予客泉州遇元輔以紹萊從兄祖綬所具狀請爲志墓之文予不敢辭  
君生於嘉慶十八年四月三日卒於咸豐六年正月十九日得年四十有

四銘曰

安平有泉泉亭有山清鬱潏潏中藏君魂宰木可材悲風颯然視我銘詞  
勞臣之阡

書楊貞甫詩卷

昔顏習齋氏謂詩文字畫爲天下四蠹其徒李剛主嘗述以告學者予謂  
習齋殆亦有爲言之字與畫誠不足用士不能詩文則操翰不足以達意  
鄙倍之害中之矣能爲之而不陷溺乎是乃大勇耳世人苟簡目不知書  
者亦相率效五七字吟哦以爲執業復有一二鉅子爲之簧鼓浮薄之俗  
高自標置以爲吾詩人也嗚呼豈知天下民心風俗之壞皆若輩爲詩人  
兆之乎此習齋雖欲不謂之蠹不可得也予自束髮出遊遇人以詩篇充  
羔雁之投者盈千累萬皆棄去不欲視以爲俗習之一乃今觀於貞甫之

詩則不然貞甫固將家子具文武才能左右射技擊營陣靡不習而於天文律呂歷象及太乙壬遁諸術尤精貞甫固爲有用之學者詩蓋其餘事故其造語命意有勃然不可遏之氣行乎其間非猶夫世俗士之爲詩矣貞甫自弱冠負終童之志常身歷行間咸豐四年漳泉會匪變起大府聞貞甫名畀以羸卒百餘人以千總隸某將軍麾下某將軍趣之戰貞甫謂帥不面卒卒不面將兵不習器不利請固訓之而後行將軍弱之使改司饗會糧盡請給不時至貞甫卒稱貸以應事平負重累賞且弗及乃慨然棄武職援例改官廣東知縣又不亟就而日求可以實施諸民者夫以貞甫之才之抱負得假尺寸柄務安國家便利衆豈其無所樹立而乃置於蕭閒寥閔之區世有知者當爲貞甫惜然安知天之無意於斯人乎貞甫

故籍宛平父立齋君曾官浙江提督近寓居閩泉州之夏門關室曰寄園有積書堂觀象臺諸勝賓客至止鼓琴投壺與共晨夕予過而樂之遠哉貞甫足以昌其詩矣因書以貽之時同治壬戌七月十一日辛卯

趙氏七世畫象圖册跋尾

陽湖趙惠甫出其伯高祖廣西先生所圖先世遺象示予圖凡七幅亂後頗有放失惠甫更從其族人搜集始補完之者也圖首日力田肇緒圖次日服疇貽穀圖則記其先諱鑑字永明鑑子綱字尙綱服勤稼穡事也二公蓋當明神宗萬歷初元時曰莊橋施賑圖則記綱子珊字汝弢遇荒賑救鄉民事也曰藝蘭有構圖則記珊子名臣字鼎和隱居事也曰蓬門教授圖則記名臣子繼鼎字取新高節不仕事也取新先生當明末 清初

時曰整旅格苗圖則記繼鼎子恭毅公勦撫湖南鎮筵叛苗事也恭毅公名申喬字慎旃康熙中歷官浙江布政使偏沅巡撫卒左都御史兵部尙書雍正初賜諡追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者也格苗事則在其爲偏沅巡撫時曰玉堂校書圖則記恭毅公子熊詔字侯赤修書內閣事也能詔於康熙中爲翰林院修撰是爲廣西先生之父於惠甫爲六世伯祖趙氏之先由叔珍公始遷武進之棲鸞鄉自叔珍公至永明公四世自永明公至恭毅公五世自恭毅公至惠甫七世而惠甫之尊公厚子先生當道光時曾官江西南贛兵備道甚有政績幾媲美恭毅公世多能稱之惠甫又與其兄敬甫恪守先人遺訓益篤學務實富於文詞而嫻於典則於古今大政因革得失皆能言其故世所稱聰明特達通知時事者惠甫何多讓

焉傳曰積厚者流澤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趙氏之先德如此後能無昌乎同治七年九月壬寅日戴望謹跋

釋達大家

古者封建諸侯必使與大家共守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孟子所謂巨室也康叔封衛分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繇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其衛之大家乎鄭康成曰于邑言達大家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蓋大夫稱家卿稱都對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大家皆有采地故鄭言於邑達通也以臣民達大家則通達上下之情矣傳言都家疏引

都家之官及公邑以証之說頗枝梧案都司馬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

疏改公卿

采地家司馬注家卿大夫采地

疏去卿字

準此則侯國惟應有家不應有

都若兼言都家豈載師之大都侯國亦得備之邪况四等公邑全屬王朝之制乃曰大夫所治何也疏欲遷就僞孔而遂移改鄭注豈經旨哉

釋遂扶以下

左傳宣公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引服本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

也今謂作跣據校勘也

改案古禮登坐於

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脫屣而跣昔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



之此其不跣者也韓詩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都東

注盾侍宴時本跣而上及知有變遂跣以下公羊傳云盾踳階而走可知

盾雖下階猶未納屣其匆遽之狀可見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何其從容不迫乎公羊又云祁彌明從趙盾入放乎堂下而立又云祁彌明自下呼之蓋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下左氏言趨登者乃登階而呼耳非竟上堂扶盾也疏申杜本謂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說殊未然

捭豚義

捭豚者鄭注謂捭肉加於燒石之上食之疏云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蓋中古未有刀匕故以手裂豚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燔

黍食稗而掉

原書從火從卑說文所無廣雅亦用俗字

豚以相饗卽用此文釋文掉卜麥反注

作擗又作擘皆同案擘爲正字掉爲段字其一作擗者卽擘之或體凡上聲下形之字與左形右聲之字同卑聲辟聲古皆同部故經作掉注作擘今注作掉者乃後人依經轉改非陸氏所見舊本矣說文掉兩手擊也謂左右兩手橫開旁擊引申之爲鬼谷子之掉闔掉之者開也擘搗也搗裂也內則曰塗皆乾擘之今俗謂裂之爲擘開是矣又周禮旄人注薛讀如藥黃擘之擘破裂也薛亦擘之段字故訓破裂西京賦曰擘肌分理李善引周禮注作擘蓋唐本用正字也表大記絞一幅不辟內則膚爲辟雞亦皆段辟爲擘此擘爲正字而掉薛辟皆段字之徵也

順德鄧實校刊